

秋色下的雨儿

□石路

什么时候喜欢下雨的,我也说不清,大概到了成年以后吧,懂得享受了。特别是在安静无事的星期天,午睡之时,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,像在耳旁传来轻抚般的催眠曲,令我安然入梦,惬意万分。一觉醒来,雨还在不由自主地下,推开窗去,秋色下的雨中即景映入眼帘,大地腾空而起,似烟似雾,遮掩着眼前一切,朦朦胧胧,一幅飘然写意的水墨画,令人浮想联翩……

均匀的雨声,使我不再想起那些不愉快的事情,专注地看着地上荡起的一朵朵可爱的小水花,似稚嫩的小生命,没有忧虑和烦恼,活得真切,一切都是那么自然。难道它着地后不疼痛吗?一个劲儿掉下来,发出的声响没有高低音,只有局促之后的平坦,躺着、流着,安然地透着光,沿着顺势的方向,去到那片叫不出名的低谷处汇集,谦逊地聚拢,又默默地散发而去。

我羡慕那些自由自在的小水花,从诞生的那天起,就没有牵挂,就那般洒脱。虽说短暂,却不断跃起,给大地以滋润,那些草啊、花啊、树啊,还有沃野上各家的房顶,挂满它的身影,看上去多么地鲜亮,如沐浴般把自

己给洗了一遍,遍身干净极了,出入得格外清爽,似换了一个模样。

雨中漫步,又是一种何等享受!踩在洗过的石板路上,闻着空气的清香,眼前一片葱茏,绿意让人睡着更精神些。看着来来往往人们各自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,我心想,我也随他们去吧,噢,不,不,我纯粹是漫步,并没有明确的指向,只是随意般的徜徉,打开心灵,摆脱一种莫名的束缚,从一个尽头走向下一个宽广而欢乐的境地。抖去身上恼人的昆虫,清醒地开启崭新的里程。

街头,一把把小雨伞,撑着一个个灵魂,无比丰富的色彩,打扮着这个世界。从高空往下看,一把把伞像盛开的花,不停地移动着,左右、东西,拼出各种图案,展现出更加精彩的一幅幅流动的画面。俗话说,一场秋雨一场凉,我并没有觉着,只是更加地清醒、精神焕发。雨,一直让我有种诗意在萌动,仿佛进入一个新境界。它是自然升腾的一种运动和浪漫,更是敲打我心灵的一段波及全身的音乐。春意在筑巢,眼里发出舒缓的光。

我仿佛找到了属于自己的

另一个伙伴,如情侣,跟我一样生存着,依偎在身旁,抚慰我紧张的情绪。虽然,它没有用更多的语言来与我交流,但我内心深知,它是懂我的。它用自己的雨丝,拉长身子,锲而不舍,四季亦然,告诉我滴水穿石的道理,还有热爱生活的真谛。我明白了它的用意,不必较真,自然相处,久了,便水到渠成。

又是一个秋的早晨,雨又下了起来,之前没有什么准备就出门了。我想迎着雨儿前去探寻,找出它的源头,发现它的思想。为什么从不见你抱怨,为什么从不见你忧郁?来的时候唱着小曲,去的时候泛着白云。你的洒脱,给人足以感染,自然酿就了你的本质。一生的滴答,为着大地歌唱。

雨儿还在下,生活还在继续。对下雨的喜欢,如同每天过日子散发出的烟火气一样,需要而实在。更重要的是,它从不随便发出不如意的叫唤,即使在不同季节偶有狂作的时候,也是被雷电所迫,不得已而为之,更多时只是一种低调的温情、细雨的飘舞,让你从旁享受及产生更多的有意思的联想。自从有了你,我不再为不如意而深究,不再为愁绪而感叹。每次来的时候,我都会急不可耐地推开窗去,看着你落地的水花,听着你飘来的声音,挥写着酝酿已久的秋色赋。

窑火旺了三天三夜,父亲不眠不休三天三夜,出窑时,父亲将烧好的砖头码堆整齐,次点的砖头也围拢一起,父亲说:差的做混凝土铺地用,好的砌墙,自己烧的,不能有一块当废品而丢弃。

房子盖起来了,是二层的楼房。

楼房的门朝南开的,也是两扇头大门,门一开,阳光就进来,所有人都红光满面,喜气洋洋。邻居们参观了楼下再看楼上,有赞扬父母劳动勤谨的,有表扬楼房好,楼房高,楼房爽气。有人总结说,这楼房最大的优点是门大,门大了,阳光逗留家里的时间最长。

我听到这话就开心。

后来的每一天,我都早上起床急急打开门,我要等阳光还没有出来之前迎接阳光,我以为这是我对阳光最美好的礼节,我要先伸出双手,热诚拥抱阳光。

我邀请小红来我家,一起看书,一起写字,小红就来了。小红说,你家的阳光不一样,一是照在地上的面积大,二是照耀的时间长,我看看地上,发现这是真的,心里就感恩起阳光。

我看了看大门,看了看父母。总觉得,他们好像也是阳光。

冬雪

□詹超音

今天笑了好多次,是心里头在笑,所以旁人不知。

降温了,说有雪,于是很多人老看天,好率先报道逗人的飘物。老天不负有心人,总算夹在雨中零零星星飘那么几粒不怎么白的雪。有心人早做好准备,雪一落到袖口上,马上拍摄取证。动作慢的,待拍时那粒雪已化没了。不愧为记者,撰文说落的是“头皮雪”。

少见多怪,故而咋咋呼呼。

我止住了笑——我对冰雪不过敏,不过只要一谈起冰和雪我的记忆库便会自动搜索冰天雪地的场景。

我在大兴安岭插队落户那会儿见雪就心慌。雪大风大,最冷下雪天。冷的是风,凑热闹的是雪。雪不是一下落到地上,而是随风飘舞,尤爱缠人,瞅准了人身上的缝隙往里钻,钻入即化,激肤激心。雪一下半年,没人会有兴致玩雪。最北的

往前迈一步

□王树才

中秋、国庆双节期间,本可以外出观光旅游,今年例外。怪我手脚闲不下来,妻子令我在家修理洗衣机。洗衣机是老式双桶的名牌货,从买进门到现在有了20多年的历史,洗衣一直顺顺当当。毕竟年代久了,脱水桶翻盖连接处老化断裂,不能关闭到位。甩水时就像破风车转圈沙沙响,马达时好时坏,有时“嗡嗡”作响一动不动给你难堪。我估摸八九不离十是电容失效,立马从网上购买电容,撤换后果真显灵了。妻子以为我学过机电,有这套修理手艺在身边,洗衣机老旧点没啥关系。但这一次真的不转了,我拿起手机请百度作解答,给“三脚猫”功夫寻找体面的台阶。

有人揪门铃了。原来是儿子携同妻儿提着慰问品看望我们俩。他发现我坐在洗衣机旁看手机,脱口而出:“爸、妈,洗衣机太旧了,换一台吧?!”看来“哪壶不开提哪壶”还有可取之处,给我解围了。我顺势把话茬接过来:“是老旧了,修不好的。”儿子立马点拨自己的手机:“我订好了,全自动的。”他把蹲在洗衣机旁的我扶起来说:“什么年代了,就不可以往前迈一步吗?”

其实我已经往前迈了一步。过去我全家5人(包括岳母)蜗居在楼上楼下只有30平米的房子里,小阁楼只能弓着背行走,如今我和妻子住上两房一厅的高楼,儿子有了新房,心满意足了。但在搬家时,他的妈妈不舍得丢弃伴随她任劳任怨的洗衣机。

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,我与妻子从江西回沪,依靠岳母30平米的

村庄,一到冬天,别指望山外会来人。如今搞起了旅游,游人专挑冬季来,来看雪,来玩雪,不亦乐乎。

现在种地全机械,故而刀枪入库,马放南山。两次回访故地都是夏天,一匹马没看到。老乡像寄养孩子那样把马送到集中豢养处,冬天领回,套上爬犁载游客。马算是苦尽甘来了,半年休假,半年拉几个人到雪地里溜达,看这些老大不小的人使劲玩雪,马的心里也在笑。

禁伐禁猎之后,山里的雪干净了,绝无人屎臭、马尿腥。

作家李娟生活在阿勒泰,那里冷得也可以,她写了《什么叫零下四十二度》。我乐了,我所经历的比她冷,将近零下五十度。她说的没错,冷的极限是疼。不过,零下四十二度应该还好呀!不至于如她描述的生不如死的样子。对了,女孩子的体感不一样,没男人经冻。

租房房安营扎寨。女儿刚去上班,儿子继续在校读书,我和妻子外出打工,起早贪黑,没有时间料理家务。经过再三合计,决定购买一台洗衣机,节省洗衣服的时间,并非追赶时髦,着实是往前迈出了一步。那时,全自动洗衣机商场有出售,但家庭维持需要长久下去,最终我和妻子选择了经济实惠、又挂上名牌标签的《水仙牌》洗衣机。掏出300元的钞票,那是半个月打工的血汗。

洗衣机放在小阁楼的楼梯下面,白天用一块花色棉布遮盖,显得神秘而又尊贵。夜深了,妻子会让它抛头露面发挥其功能作用。长年累月,全家老小穿着整洁,全是洗衣机付出的辛劳。人与物长期相处,也许产生一种莫名的情愫,妻子之所以要携带古老的洗衣机住进楼房,直至调换之后,她还在嘀咕,或许是难以割舍的情怀。

她喜欢夜间10点敲过洗衣服,我喜欢10点以后写点文字。过去半夜总是与洗衣不能脱水产生不快情绪,有了全自动洗衣机,就不用我提心吊胆了。按照洗衣机设置的程序,开启按钮,一气呵成,各取所需,皆大欢喜。

细细想来,对自己过去的拥有难以割舍,无可厚非,但停留在原有的基础上感觉良好,就未免太固执了。时代发展日新月异,生活当以精彩纷呈。年龄自然增长,那是无法抗拒的事实,而我们的生活思维方式可以往前迈出一步,创造舒适的条件,迎接现实的挑战,活出精彩的样子。

下意识地喊道:“黄桃农黄萍!”

她先是怔了一下,之后一脸的惊讶,说:“我记起你了,你,你十几年前的一个雨天,在奉贤车站你买过我的黄桃。”

一阵寒暄后,她告诉我,如今她再不用肩挑箩筐上街卖桃了,她家种的黄桃已进入订购订购,网上直销。她指着和她一起送桃的年轻人对我说,这是我儿子,大学毕业后,平时在公司里上班,采黄桃旺季时请假回家帮几天忙。

黄萍说完,那小伙子朝我微微一笑,那笑容完全是她母亲的拷贝。

我听了后心里涌过一阵欣慰。同时一个灵感油然而生,下午发言的题目也闪过脑际——“从黄桃农黄萍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!”

阳光

□张秀英

一入冬,我便羡慕邻家小红的大门。

她家的大门朝南开的,两扇头,门一开,阳光就会跑进客堂,铺在地上,客堂一下子爽朗,一下子明亮。

小红在门口内一米的地方并排放两张长凳,一个矮凳。人坐矮凳上,书放长凳上。小红落座后,就开始与阳光一起读书,那时候,脚暖,手暖,心也暖;那时候,书,也读得进。

我羡慕,我常想,有让阳光照进来的门,真好。

我家的门开在弄堂里,弄堂没有阳光,却生风,也多风,冬天的风有尖刺,再厚的棉衣,也是透得过。走进里屋,里屋是一间屋,一间屋隔成两块,后半间烧饭吃饭,前半间做了卧房。卧房开着一扇窗,不到一米宽,窗口放一张梳妆台。上午,我可以在桌上写作业,那里有窗口里进来的阳光。

但阳光很快就会过去,没有了阳光照耀,心境就差,手就开始冷,开始麻木,写的字就歪歪

扭扭,老师说我写字态度不端正。回家了,第一件事情就对着父母诉说,说小红家的门,说我家的弄堂。父亲说:等着吧,我们造一间朝南开门的房。父亲的话,给了我希望,我立时觉得,阳光已经来到我们家。

我还在那张桌子上写作业,但我经常听见父母在商量。母亲想到的办法是“省”:穿衣,母亲将自己出嫁时的棉衣改了改就算我的,我穿不下了给妹妹穿;吃饭,母亲几乎不摊菜,我们吃剩下的菜汤她拌饭吃,家里招待客人的鸡肉,客人走后,母亲腌一下放起来,然后再斩斩小,炒青菜放两块,炖咸菜汤放两块,母亲说这样就可以不用放油。母亲相信:日常的吃穿里一定能省出钱来。

父亲的办法是多花力气。石灰买生的,运回时,父亲早在河滩边挖好了深坑,化“石块”需要水,挖的最便利,可以自己用喊人相帮;买水泥,父亲自己用拖劳动车拉;父亲还自制砖坯自己烧砖头,搭起来的土窑点火了,

邂逅挑担人

的那一瞬间,一股醇厚的酒香味和浓郁的鲜美味顿时打开了我的味觉。正当我津津有味细嚼着时,忽然,小饭馆门前驶来一辆小车。一位年近50岁的妇女和一位年轻小伙子拎着几箱包装精致的黄桃,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。前台的小姑娘迎了上去,送桃的妇女和她招呼了一声,把手中的黄桃放在了吧台后转身又去车上搬黄桃了。

我总感觉这送桃人似曾相识,很面熟,特别是说话声音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

这让我想起十几年前的一幕。一个闷热仲夏的下午,我采

访完去奉贤汽车站乘车,一位十几岁的妇女正在车站广场人流量较多的一处吆喝着:“卖桃喽!刚采下的奉贤黄桃。”身前是两只竹筐,竹筐中放着圆润黄灿灿、芳香扑鼻的黄桃。

出于职业的敏感,我走到了她的跟前,与她聊了起来。她告诉我,她和丈夫都是奉贤青村镇种黄桃的果农。黄桃是她家的主要经济来源。谈话间,忽然一阵狂风刮来,天空不远处飘来一团乌云,天要下雨了。

我买了她六只黄桃后,又问她能否留下联系方式,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来买她的黄桃。看她

□傅旗平

点头同意,我马上递上采访本,她写下了地址和电话以及让我印象很深的“黄桃农黄萍”。当我收起采访本后,零星的雨点开始散落下来。她利索地拿出两块油布,将两筐黄桃盖实,然后用扁担挑着两筐黄桃,在我的视线中渐渐远去。雨越下越大。烟雨中望着那位若隐若现的挑桃人,心中涌现一股酸涩味,果农真的太不容易了……也就是从那天起,我真正了解到种桃人的艰辛。

后来每次在水果店里看到黄桃,都会想起与“黄桃农黄萍”邂逅相遇的一幕。

今天听到那送桃人的声音时,我确定她便是当年在雨中邂逅的黄萍。当我从记忆中又回到现实时,黄萍已送完了车上的黄桃,准备离开,我猛然站了起来,